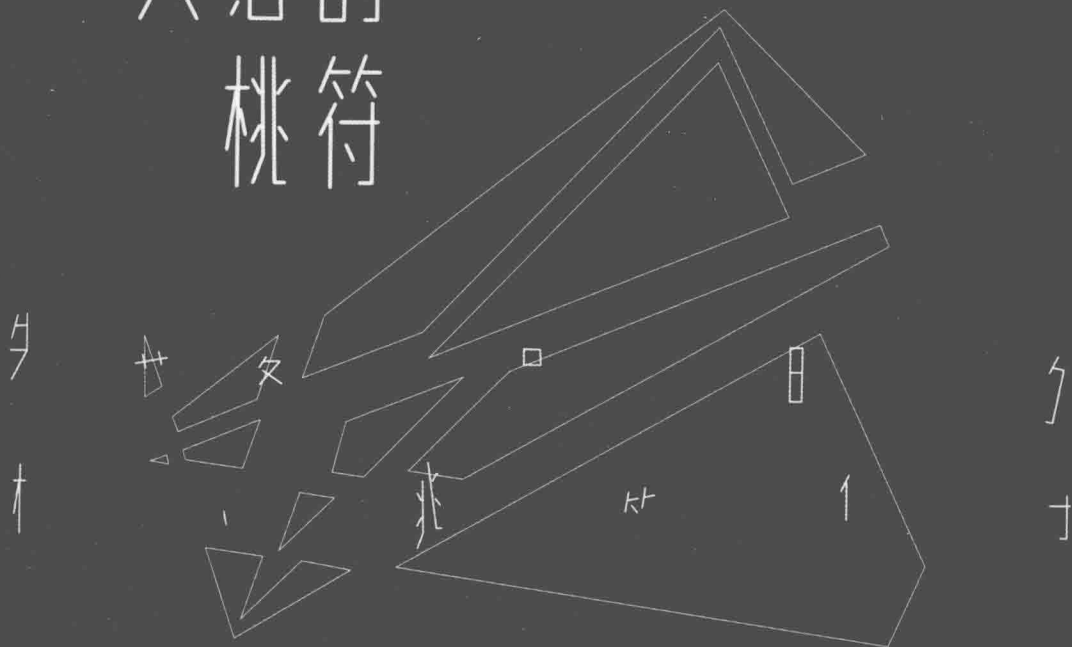


失落的 桃符



御风楼主人

>>>>>>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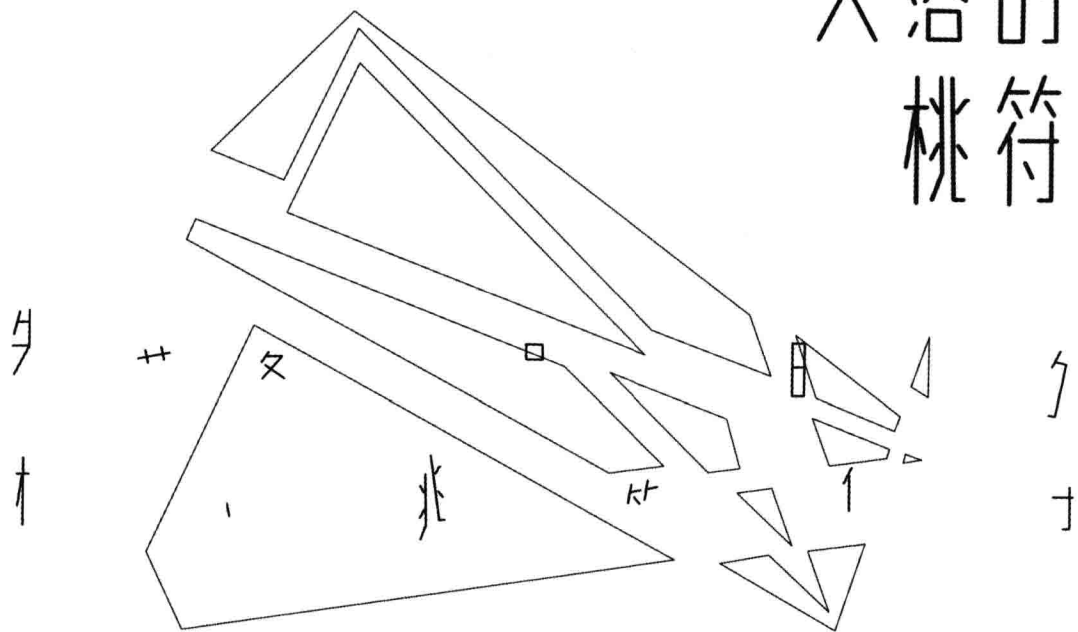
解开从未失传的“鲁班秘术”
祖师爷教了匠人吃饭的手艺，
也教了自保的手段！

神秘桃符，诡谲多变！
正邪较量，祸福难料！
天妒之术，奇思妙想！

你所遭遇的倒霉事，
不一定是运气不好！

三牲反咒 × 星盘定局 × 送星安土

失落的 桃符



御风楼主人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失落的桃符 / 御风楼主人著. —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
2015.2

ISBN 978-7-5354-7884-9

I. ①失… II. ①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28431 号

失落的桃符

御风楼主人 著

选题策划 |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

责任编辑 | 赵晓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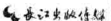
装帧设计 | 郭璐

媒体运营 | 银铃 刘冲

助理编辑 | 朱静

内文制作 | 宋慧

责任印制 | 张志杰

出版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 | 027-87679310

传真 | 027-87679300

地址 |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-11 楼 邮编 | 430070

发行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话 | 010-58678881

传真 | 010-58677346

地址 |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 邮编 | 100028

印刷 |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|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张 | 17.5

版次 | 2015 年 02 月第 1 版

印次 | 2015 年 02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 | 180 千字

定价 | 32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10-58678881)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)

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。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,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。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。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,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

CONTENTS / 选目

-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第 1 章 | 寻目 / 001 |
| 第 4 章 | 厌胜之术 / 016 |
| 第 7 章 | 冤家路窄 / 030 |
| 第 12 章 | 木匠人的下算 / 056 |
| 第 13 章 | 床头柜里的木偶 / 062 |
| 第 15 章 | 求官术 / 073 |
| 第 17 章 | 师门叛徒 / 082 |
| 第 19 章 | 淫乱木偶 / 090 |
| 第 20 章 | 联手做局 / 095 |
| 第 23 章 | 千年骗术 / 111 |
| 第 25 章 | 破财车与烧心灯 / 124 |
| 第 26 章 | 丁兰尺 / 130 |

第 27 章	狱神照门 / 135
第 28 章	局中局 / 141
第 29 章	扎木偶，浇草人 / 146
第 30 章	无有顾虑，无有恐怖 / 150
第 32 章	虚惊一场 / 161
第 33 章	枕头芯里的回背宠 / 167
第 34 章	欲求不满 / 172
第 36 章	死灵咒 / 183
第 37 章	水漫金山 / 188
第 38 章	淫秃驴 / 193
第 39 章	狭路遇仇人 / 198
第 40 章	口若悬河 / 203
第 44 章	木匠出身的亿万富翁 / 224
第 47 章	蟹壳烟，黑狗血 / 239
第 48 章	招鼠术和生蝇术 / 244
第 50 章	夕阳下的殷红 / 255
第 51 章	木郎，木郎，远去他方 / 261
尾 声	《厌胜经》中的第一术 / 272

第1章 寻 目

在我二十五岁的时候，就已经跟着师父做装修工八年了。

我还有两个师兄，我们师徒四个人，整天蹲在建材市场附近的路口、街道上，摆着一个大木牌，上面写着“贴瓷砖、刷漆、封阳台、砸墙”等字眼，等着装修房子的主家来挑选我们。

入行八年，前前后后，我已经记不清楚装修过多少房子，每天都有高楼平地而起，每天都有房屋轰然坍塌，就像出生和死亡，花开花谢，周而复始。

我们也接触过很多主家，但却从来没有遇见过像今天这一家这么过分的。

大师兄在正装修的卫生间里撒了一泡尿，恰好被来视察装修进度的主家看见，惹了大祸。

主家阴沉着脸骂我们：“老子还没有住进来，你们就撒了一泡尿，成心让老子臊气！扣掉你们两个工的钱！”

我们统共就四个人，因为一泡尿，就被扣掉两个人的工钱，所有人的脸都白了。

师父五十六岁的人了，我遇见他时就老实巴交，从来不跟人争吵，他觑着脸赔笑着说：“东家，你也知道这小区里的房子刚交手，你这房子在小区最里面的楼，六层高，没有电梯，就小区门口有个公共厕所，来回一趟爬上爬下，跑去跑回要半个钟头，人有三急，有时候实在是憋不住了，才在屋里解决的，不是有心的……这卫生间还没有装修，我这大徒弟撒尿，也是尿到了下水管子里，就算是我们不对，您扣我们一天工钱得了，一下子扣掉两个人的所有工钱，我们差不多等于白干了啊。我们也是卖个苦力，您就可怜可怜我们吧。”

主家一听这话，挺着大肚子，伸出手指头，捣在师父脸上：“你尿老子家里，还有理了！你看看这地上，尿了多大一摊，隔八丈远都能闻见尿臊气！妈的！你卖力气是你愿意，老子逼着你了？”

看着这满脸流油的大胖子一口一句“老子”，我实在是忍不住，便说：“别的装修队也是这么干的！你去打听打听，谁没在屋里撒过尿？”

“别人尿，你也尿？”主家又朝我喷起了唾沫星子，说，“别人还去死呢，你怎么不去死！”

大师兄说：“就我一个人尿，为啥扣两个人的工钱？”

“你尿，扣你的！你师父没管好你，也扣你师父的！”主家骂道，“不愿意干，就收拾收拾东西滚蛋！钱老子一分也不给！你们这号人，马路牙子上到处都是，扔块砖头砸死一群，妈的！干不干？”

二师兄为人阴狠，不擅长言辞，憋着气听了半天，早已经是脸红脖子粗，听到最后，蹿出来就要上手打那主家，师父眼疾手快，一把抱住了二师兄，大师兄也赶紧拉住，那主家吓了一跳，然后又叫了起来：“干什么？干什么！打老子？来来，来！照这里打！打死老子！老子叫110过来看着你打！”

主家歪着头，往前拱，一副无赖相，手插进口袋里摸索着，像要掏手机。

师父骂了二师兄两句，又赶紧劝住主家，说：“东家，东家，我们干！你扣吧，扣两个工的钱，我们认了！”

“不是要打老子吗？”主家瞪着眼说。

“哪敢！哪敢！”师父用指头戳着二师兄的头，说：“他就是个二杆子，我骂他了，您别和他置气。”

“能管好不？”

“能！”

“妈的！”

主家解气了，丢下一句“给老子好好干”，扬长而去。

我们三个大眼瞪小眼，都气懵了，一个劲儿地埋怨师父窝囊，师父也不吭声，坐在地上只是抽烟。

晌午，娇娇来送饭，我们谁都没有吃得下。

娇娇是师父的闺女，她娘死得早，是被师父一把拉扯大的。

师父家里穷，娇娇到初中毕业就不上学了，跟着师父走南闯北，也常常在工地上干活。

娇娇发育得好，越大越好看，工地上男人多，总惹麻烦，师父是不爱惹事的主，也就不让她到工地上干活了。

每到一地方，师父租一个房子，分成两处，我们四个男人睡一处，娇娇睡一处，我们打工，她做饭。

一般都是我们回去吃，今天实在是太气了，干活都没劲儿，谁也没想回去吃饭，娇娇等久了，就自己送来了。

看见我们都哭丧着脸，娇娇问我是咋回事，我把上午发生的事儿说了一遍，娇娇也气愤，但气愤归气愤，活儿还得干。

我们已经忙了四十多天了，眼看再有三四天都能交工，这个时候要是赌气走了，一个儿子也不落，那这一个多月，就真算是白干了，接下来连饭都吃不上了。

“我弄死他！”二师兄咬牙切齿地说，“那个死胖子，太他妈的欺负人了！”

二师兄以前因为打架，用钢筋把人的腿给敲折了，住了三年大牢才放出来，进了工地，遇见了师父，愿意跟着师父学手艺，师父人好，就收下了他。但他的性子还是一直没改，胆大妄为，动不动就要弄死人，还好师父能管住他，这才没再进号子。

大师兄油滑，坏点子多，他说：“咱们把下水管子给他糊住，装上马桶，拿了工钱以后就走！让他以后屙屎、尿尿都下不去。”

听大师兄说得这么损，我和娇娇都笑了起来，只有二师兄没吭声，师父吐了个烟圈，说：“好好干吧，别一分钱都拿不到了，那咱们可就真是要吃风屙沫儿了。”

娇娇走后，一下午我们都无精打采的，晚上放工回去吃完饭，我是连觉都睡不踏实。

迷迷糊糊到半夜，睡梦中，我突然觉得像是有人在晃我。

我一个激灵醒了，睁眼一看，黑灯瞎火的，师父的脸凑在眼前。

“别吭气儿。”师父压低了声音，说，“你起来，穿上衣服，跟我出去一趟，动静小点。”

我不知道师父要干什么，但是师父的话，我从来都听。我点了点头，看见大师兄和二师兄都睡得正香——我们睡的是通铺——便摸索着，悄悄把衣服穿好，下了床。

师父已经去了外头等着，我出去以后，师父递给我个手电筒，我接着，看见他手里还有一个玻璃瓶子，是那种小的水果罐头瓶子，两寸来高，茶杯粗细，里面还装着液体，黄渣渣的，也不知道是什么，便问：“师父，咱们干什么去？”

师父说：“我见有人往垃圾山上扔了只死猫，你跟我去找找。”

我们租的是城中村的廉价房子，附近有个垃圾山，天天有车来运垃圾，附近的村民也总在那里丢死猪、死狗、死鸭、死鸡、死猫什么的。

这大半夜的，师父叫我来去找死猫，我有点懵：“去找死猫干什么？”

师父看了看我，说：“有用。”

我还是不懂：“有什么用？”

我这个人比较轴，遇见什么事儿，做什么事儿之前，非要弄清楚不可，师父也知道我的秉性，他拿出一根烟，点燃了，先吸了一口，然后说：“抠掉眼珠子，泡上药水，砌到主家卧室靠床的墙里头。”

我吓了一跳，揉了揉眼，又仔细看了看师父，说：“师父，你没事吧？”

师父说：“我没事，也不是说着玩的。”

我看着师父，烟头在夜里一亮一亮，映衬着师父的脸有些和平常不一样。

师父几乎从来都不开玩笑，和蔼而严肃。

师父也从来都是本本分分、老老实实的，没做过什么坏事，这大半夜去找死猫，然后抠出眼珠子，砌到主家卧室的墙里——这实在不是师父平时的作风。

我嘟囔了半天，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师父的烟已经抽完了，他丢了烟头，仰脸看了看夜色，说：“走吧，再磨蹭就晚了，你有什么想问的，路上我再给你说。”

师父这么说，我也只好跟着走了。

“三个徒弟，只有你的心眼实诚，人品也好。”师父走着，开了口，“老大油滑，一肚子坏水。老二太狠，生性刻薄。所以我不叫他们俩，这事儿不能让他们俩知道。”

“咱们这到底是要做什么？”我越听越摸不着头脑。

师父说：“那个主家太欺负人了，一泡尿尿掉俩人四十多天的工钱，心太黑，

我要他过得不安生。”

“是太欺负人了！”我也愤愤不平，说，“那在他们家卧室的墙里砌死猫的眼珠子，能有什么用？”

师父说：“三百六十行，行行有下算。咱们的祖师爷是鲁班，祖师爷教了咱们吃饭的手艺，也教了咱们不受欺负的手段，把泡在药水里的死猫眼砌进墙里，就是祖师爷传下来的一个手段。床的一头靠着墙，那个主家睡觉的时候头也顶着墙，他就天天夜里睡不着。”

我越发好奇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只要睡着，就会做噩梦。”师父幽幽地说，“梦见有一双眼睛盯着他看，一双死猫的眼。”

第2章 鲁班秘术

我吓了一跳，感觉浑身都有点发毛，夜风一吹，“呜呜”地响，好像有人躲在暗处哭一样，我更是遍体生寒，胆战心惊地看了看四周，觉得后背痒痒的。

师父笑了笑，说：“怕了？”

我装腔作势地咳嗽一声，说：“没有。”

师父又说：“是不是觉得下作？”

我老实地说：“有点。”

师父说：“要不是主家心太毒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碰这东西。”

我咽了口吐沫，说：“师父，你怎么会这个法子的？”

“祖师爷留下来的。”师父说，“有个说法，这下算叫木工厌胜术。上了年纪的老木匠，几乎人人都会两手。说自己不会、不知道的，那是瞎话，也是不愿意惹事。解放前，中国还有个帮派，叫厌胜帮，专门用这些手段坑人骗钱的，后来政府清剿会道门，厌胜帮才慢慢销声匿迹，这些手段慢慢地也不往下传了，所以年轻的木匠很多都不知道。”

“我还是不懂。”我听得脑仁有点疼，说，“为什么在墙里砌进去一双死猫的眼珠子，人就能天天夜里做噩梦，梦见一双眼睛盯着自己看？”

师父站住了，说：“你站住，俩眼往地上瞅。”

我听师父的话，站住了脚，往地上瞅。

师父也不吭声，一时间场面非常静默。

过了半天，我忍不住抬起头看了师父一眼，说：“师父，这是干什么？”

师父说：“你能感觉到我在瞅你吗？”

“能啊。”我说，“人盯着人看，都会有感觉的。”

师父说：“就是这个道理。”

“可猫眼是砌到墙里面了啊。”

“你闭上眼睛，我盯着你看，你能感觉到吗？”

我想了想，说：“能。”

“那猫眼砌到墙里面，跟你闭着眼有什么区别？”师父说，“墙就是一层眼皮。”

“可猫是死的。死猫的眼，也行？”

“你可以去试试，看行不行。”师父说，“猫邪性，都说猫有九条命，才死的猫，还没有死透，眼珠子是能看见人的。就像刚死的蛇，你用手拨弄它，它可能还会张嘴咬你。”

我又打了个寒战，垃圾山已经在跟前了。

师父绕着垃圾山走了一会儿，指着一块地儿说：“我记得是丢在这一片儿了，你用电灯照照。”

我拿着电灯，顺着师父指的方向一照，一只通体乌黑的狸猫直挺挺地躺在那里！

猫脸上，两只眼睛圆圆地睁着，大大的眼珠子，在电灯光中，幽幽发亮！

我吓得差点把电灯给扔了，师父却说：“提过来，快点，别过了夜里一点。”

我看着那只死猫，浑身上下都是鸡皮疙瘩，再看看师父，正蹲在地上开那个罐头瓶子，手里还多了一把勺子，也不知道要干什么。

我只好咬着牙上前去提那死猫，我捏着猫腿，毛茸茸的，浑身都是一颤，差点没扔了。

“快拿过来！”师父喊了一声，我赶紧小跑过去，把死猫丢在了师父面前。

师父却一点也不害怕，左手捏着猫头，对准了罐头瓶口，右手拿着铁勺，猛地插进了死猫的右眼，只听“咕咚”一声响，一颗圆溜溜的眼珠子落进了罐头瓶子里！

嘶……

我倒抽一口冷气，只觉得浑身上下都是凉飕飕的。

鲜血溅到了师父的手背上，师父毫不介意，又用勺子在死猫左眼上一划——这次我连看都不敢看了！

“好了，走吧。”师父说，“别这么没出息。”

我扭头看的时候，师父已经盖好了罐头瓶子，两颗猫眼珠子就在药水里上下漂浮着，黑白黄绿红，五色杂陈，看上去异常瘆人！

师父丢掉勺子，捏起一把土，在手掌、手背擦了擦，弄掉溅上去的猫血，然后若无其事地把罐头瓶子装进了口袋。

我咽了口吐沫，说：“这就好了？”

“好了。”师父说，“回去吧，别告诉老大、老二，也别告诉娇娇。”

“嗯。”我虽然觉得有些别扭，但还是在口头上应了一声。

走在回去的路上，我忍不住问：“师父，为什么不能让大师兄和二师兄知道？”

师父说：“刚才我不是说了，老大一肚子坏水儿，老二心太毒，这事儿要是让他们知道了，肯定要缠着我学这些下作法子，他们要是学到了，肯定后患无穷。”

“那您为什么又叫上我？”我说，“我看这事儿您一个人就能干得了。”

“因为我害怕。”师父拿出一根烟，点燃，幽幽说道，“三十多年前，我自己告诉过自己，不能再做这种事情了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有句老话说得好，会什么，就死在什么上头——会水的淹死，会骑马的摔死——我的师父，你的师祖爷就是死在这上头的。”

“他是怎么死的？”我从来没听师父说过他年轻时候的经历，也从来都没有听师父讲过他师父的事情。

其实，截止到今天夜里，我也只是知道有关造屋盖房、装修家居、搬迁徙移的一些简单习俗，比如盖房打地基的时候，要用红纸包几枚铜钱，放在根基的四角，用来压邪；比如立柱圈梁的时候，要放鞭炮，请姜太公的图像挂起来，喊几声“姜太公神位在此，诸邪退避”；比如房子装修好的时候，先不能入住，而是要放几件主人的衣服在空屋子里，过段时间才能搬迁，搬迁的时候还要请亲朋好友来闹一闹……

这些都是约定俗成的习惯，就好像元宵节吃汤圆，端午节吃粽子一样普通，

我从来都不知道，这个行当里还会有一些别的可怕法子流传下来，能吓人，能害人，甚至能要了人的命！

师父说：“我从小是孤儿，是被你师祖爷养大的，师祖爷有个女儿，嫁给了我做媳妇，也就是娇娇的娘。那一年，我和你师祖爷在开封县下头一个大村子里给人盖房子，恰恰碰上我师娘生病，你师祖爷没有多少积蓄，就求主家预支工钱，主家不肯，说活儿没干完，不会把工钱给完。任凭我们怎么哀求，主家都不肯。刚好，那个村子里有个姓林的万元户，和主家是死对头，他知道这事儿后，私下里找到你师祖爷，问能不能在房子里做做手脚，比如把房梁给弄歪些，柱子打空些……就是让房子住不长久。姓林的说，只要我们这么干了，就给我们一大笔钱。”

我问：“然后师祖爷就做了？”

“唉……”师父叹了口气，说，“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啊，眼看师娘要病死在床上，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呢？但是那个姓林的说的法子，很难做到，把梁弄歪或者把柱子弄空，很容易被发现，所以你师祖爷就提了别的法子，我也是那时候才知道木工厌胜术这些道道儿。”

“师祖爷用了什么法子？”

“你师祖爷问那个姓林的，在主家下个咒，让主家出一条人命，行不行？姓林的很高兴，说行，最好是一家都死绝那才好！他还先给了我们一笔钱。等到起屋上梁那天中午，所有的工人都去吃饭休息了，你师祖爷让我望风，他自己爬到梁柱口中间，念叨——屋里进来鬼，梁上吊死人！念叨着，他从口袋里抽出一根白绳，在房梁上打了个死结，藏在人看不见的地方，然后才下来。”

我想象着那个情形，说：“这是要干什么？”

师父说：“这就是个厌胜。老木匠都说，做了这个手脚，主家不出三年，就会有人吊死在房梁上。”

我吸了口凉气，说：“真的？”

师父说：“真不真，谁知道呢？历来都这么传罢了。”

我说：“那后来，那家有没有人吊死在房梁上？”

“没有。”师父说，“要是有人吊死，也不会有后来的事情了。主家也是个精明人，房子落成以后，主家又另找了个老木匠来验收。当时我和你师祖爷都吓坏了，

生怕那个老木匠看出我们做的手脚，结果那个老木匠上上下下、里里外外都仔细看了看，最后却没说什么话。主家把所有的工钱都给结了，我和你师祖爷拿着钱，心里格外不踏实，我们都盘算着等师娘的病好了以后，就来主家负荆请罪，把厌胜给解了，然后任凭主家处置。”

我说：“那后来师祖奶奶的病好了没？”

“没等到那一天。”师父阴沉着脸，说，“我和你师祖爷都走了眼，那个老木匠看见了我们暗中布置的手脚，只是当着我们的面没有说出来，而是等我们走了以后，他才告诉了主家。”

第3章 师祖爷活活憋死在棺材里

“啊？”我吃了一惊，说，“那主家怎么办了？”

“那个老木匠也是懂行的人。”师父说，“他给主家出了个主意，能破你师祖爷下的那个厌胜。”

“什么主意？”

“弄几块白布，做成丧服，找个年轻人穿上，用柏木刻个牌位，上面写上你师祖爷的名字，把你师祖爷吃饭用过的筷子烧成灰，盛在骨灰盒里端着，再把房梁上的那根白绳子解下来，穿在牌位上。最后让那年轻人捧着牌位和骨灰盒，哭着喊着来找你师祖爷。”

我惊诧地问：“这是要干什么？”

“这是反咒。”师父说，“给你师祖爷哭丧来了，这样一来可以解了你师祖爷布的厌胜，二来又可以咒死你师祖爷。”

“啊？”我听得入神，“那我师祖爷被咒住了没有？”

“都是老木匠，都是行当里的高手，你来我往，见招拆招，斗法罢了。”师父说，“你师祖爷拉着我跑到了镇上的一个棺材铺里，给了棺材铺老板一些钱，然后拉开一口棺材就躺了进去，让我盖上了棺材盖。”

我说：“这又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对头要咒死你师祖爷，你师祖爷就玩诈死这一招，想逃过一劫。”师父说，“我当时就在棺材外面哭，那个年轻人一直追到棺材铺，我们俩一起哭，哭到后来，他也没招，就回去了。”

“那这场斗法，是我师祖爷赢了？”

师父沉默了，烟头在夜里忽明忽暗，映着师父发黑的脸和阴暗的眼神。

他再也不说话了，直到我们俩走到租住屋的门口，师父才丢了已经燃烧到过滤嘴的烟，轻轻说了句：“我揭开棺材盖子，看见你师祖爷憋死在里面了。”

我惊呆了，张大了嘴看着师父，半晌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，只是觉得这外面突然变得好冷，好冷，风直接从我身体的每个毛孔吹到了骨髓深处！

“怎么会憋死了呢？”我讷讷地说，“师祖爷就没有一点点动静？”

“谁知道？”师父用低沉暗哑的嗓音，梦中呓语似的叙说着：“他就像睡着了一样，躺在棺材里一动不动，鼻子没了呼吸，手腕没了脉搏。我和棺材铺的老板都吓住了……最后棺材铺的老板把棺材白送给了我，我下葬了你师祖爷，等回到老家的时候，你师祖奶奶也病死了，又过了一年，你师娘生娇娇，难产死了……老话说得好，一朝用歪心，祸及几代人啊。你师祖爷的遗物里有一本书——《木工厌胜术》，我反反复复看了好多遍，里面歪门邪道的东西多，正儿八经的东西也多，可我思量来思量去，总能想起你师祖爷在棺材里憋死的那情景，所以我把书烧了，也不想再用里面的道道儿害人。这次，唉……还是没能忍住。”

见师父的脸色有些难看，我安慰师父说：“这次咱没有歪心，是那个胖子太作践人，咱们自己出一口气也是好的。”

师父说：“我就是打算过段日子，等这主家搬进去住了以后，再找他说道说道，如果他愿意把工钱还给咱们，我就给他解了，不愿意的话，那就让他天天做噩梦吧。”

“师父，那个死胖子要是报警了怎么办？”

“我不告诉他玄机在哪里，他报警也拿不出来证据。”师父说，“再一个，我活到这把年纪，也够本儿了，不怕他报警。就是娇娇，以后要是我死了，你得照顾好她。”

“娇娇？”我一下子愣住了，只觉得一股血气从小腹直往上拱，拱到了脑子里，脸涨得热辣辣的。

师父说：“我带你了七八年，知道你脾气、性子都是好的，不软也不坏，最重要的是没有赖心眼儿，娇娇跟着你，我也放心。”